

SHIJIEJINGDIANWENXUEMINGZHUYILIN

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译林

飘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译林

飘

· 上 ·

米切尔(美国)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美，但是男人们一旦被她迷住，就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看不到这一点了。她脸上既有她母亲的娇柔，又有她父亲的粗犷，这两种特征不太调和，但这张脸，连同那尖尖的下巴和四四方方的牙床骨，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迷人，配上乌黑的睫毛和稍稍上翘的眼角，显得别具风韵。两撇墨黑的浓眉给她白皙的皮肤划了一条十分惹眼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是极其珍贵的，她们常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仔细保护起来，不让受到佐治亚炎热太阳的曝晒。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漂亮的模样儿使一派春光显得更明媚如画了。她穿一件崭新的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轻轻地飘展着，配上她父亲新近给她买的绿色山羊皮鞋，显得分外相称。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了，而这身衣裳更把腰肢衬托得纤细美丽，再加上里面那件紧紧的小马甲，她的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成熟了的乳房便跃然显露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多么朴实，发髻梳在后面的发型多么端庄，那放在膝头上的雪白的小手多么文静，她的本来面目还是微微显露出来。那双绿色的眼睛生在一张娇媚的脸上，骚动不安，而且是任性的，生意盎然的，与她的打扮很不一致。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的谆谆训诫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显示了她自己的本性。

在她两旁，孪生兄弟一边一个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斜着眼睛看那从窗玻璃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统靴的长腿随便交叠在那里。他们十九岁，身高七英尺二英寸，骨骼长大，肌肉坚实，脸膛晒得黑黑的，头发深褐色，眼神快乐而自负。他们穿着同样的蓝上衣

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一模一样。

外面，傍晚的阳光斜投到场地上，映照得雪白的山茱萸花，在新绿的背景中显得分外鲜艳。孪生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大的骏马，毛色发红；马腿旁边有一群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猎犬在吵吵嚷嚷。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黑花斑的白色随车大狗，那是贵族人家都有的，它的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地等待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去吃晚饭。

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有着一一种极为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年轻、健康而茫无思虑，也同样圆滑、优雅、兴致勃勃；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精力充沛，而又危险，可对于那些懂得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是温驯可爱的。

这三个年轻人，尽管都出生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从小由仆人细心服侍着，可他们既不懒散也不娇气。他们像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读书的乡下人一样，强壮而又活泼。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生活还处在新开辟阶段，因此带有一点点粗犷风味。南部那些开化得较早的居民瞧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是在北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认为缺乏高雅的文化教育是什么耻辱，只要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做得好就行了。而种出好棉花，骑马骑得棒，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喝酒时像个文雅的绅士，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重要事情。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就像他们知识的缺乏也同样出众的。他们家拥有大量的钱、马和奴隶，可是两个小伙子胸中的文墨却正好少得可怜。

正是这个原因，斯图尔特和布伦特现在就呆在塔拉农场聊天玩儿，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过去两年中开除他们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开除了他们的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愤然离开那儿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这次除名当做一件可笑的事；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再也不去读书，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

好玩的事。

“我知道你们俩对于被学校开除根本无所谓，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样？他挺想读点儿书的，而你们俩接二连三地把他从大学拉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这样下去，他永远也毕不了业了！”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答道，“而且，这没什么要紧，反正本来在学期结束之前我们也应该回家的。”

“那为什么？”

“打仗了，傻瓜！战争随时可能打起来，难道你以为战争开始之后我们还能留在学校里吗，你说？”

“你明明知道不会打仗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说说罢了。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官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害怕我们，不敢动手打的。根本不会打仗，谈它干什么，我可不愿意听。”

“根本不会打仗！”李生兄弟也生气地喊起来，仿佛他们上当了似的。

“怎么了？亲爱的，真的会打仗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轰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就只好打起来了，要不就会被全世界笑话。什么，南部联盟——”

听到这里，思嘉嘟起嘴来，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要进屋去，把门关上了。我对‘战争’这么一个词厌烦透了。爸爸从早到晚谈战争、战争，来看他的那些人也叫嚷着谈论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烦得我简直要大喊大叫！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他们的宝贝军队。今年春天，我没有听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因为男孩子只谈这个。我最高兴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以后才宣布脱离联邦，要不然会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要是你再谈‘战争’我马上就进屋去了。”

她说到做到，因为如果谈话不以她为主题，她是无法忍受的。不过她说话时仍带微笑，有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扇动那黑黑的睫毛。小伙子们给迷住了，她这才满意。于是他们连忙向她道歉，说不该让她生气。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对她有丝毫的轻视。真的，他们更敬重她了，因为战争原本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看成是极其女性化的见证了。

把从战争这个话题打发了以后，她便饶有兴味地回到他们眼前的处境上来。

“你们的母亲对于你俩再一次被开除的事说了些什么呀？”

小伙子们有点不好意思，想起三个月前他们被弗吉尼亚大学开除时母亲的那番表现。

“唔，她还没来得及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清早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就跑出来了。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直接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到家时她也没说你们吗？”

“昨晚我们运气可好了。刚好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妈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给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那匹马——它长得可真来劲，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瞧瞧——那畜生一路上已经咬了马夫两大口，而且踏坏了我妈的两个黑小子。而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差点儿一脚把马棚踢倒了。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哄它，让它慢慢平静下来。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全给吓坏了，可妈妈还在跟那畜生说话，仿佛他们是一家人似的，它正在吃她手里的东西呢。世界上谁也不如我妈那么会跟马打交道。那时她瞥见了我们，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赶紧说：‘滚开吧，大宝贝生气了，等明天早晨我再来找你们四个！’这样，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一大早，趁她还来不及起床，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

“你们看她会打博伊德吗？”思嘉知道，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

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在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马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于这种情形，思嘉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点不大习惯。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成天忙得要命，她手中有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有个在州里数一数二的养马场。她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打打她的孩子们倒没有什么不好。

“她不会打博伊德。她从来没有打过他，这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个子太小了。”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六英尺的个头儿洋洋得意。“因此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老天爷明白，妈不应当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了，汤姆二十一了，可她还把我们当六岁娃娃看待呢。”

“你母亲明天要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她会不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

“她会骑的，不过爸说骑那匹太危险了。而且，无论如何，姑娘们不会同意她骑。她们说，至少像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但愿明天别下雨，”思嘉说。“天天下雨，都快一星期了。要是把野宴改成在家里野餐，那才没意思呢。”

“唔，明天天准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热，”斯图尔特说，“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凭落日来预测天气，从来不会错。”

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那无边无际的棉花地，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太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缓缓降落，四月白天的暖意也渐渐消退，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那年春天来得很早，之后是几场温暖的急雨，粉红的桃花纷纷绽放，山茱萸也以雪白的繁花装点着山岗。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得得的马蹄声和黑奴们尖利的嬉笑声，知道这是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田地里回来了。同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喊替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那女孩用尖脆的声调答道：“来啦，太太，”于是便传来

脚步声，爱伦要去给那些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接着便听到瓷器当当和银餐具叮叮的响声，这时管衣物和伙食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声响，那对孪生兄弟才明白他们该回家了。可是他们不愿意回去见母亲，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留连，希望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我说，思嘉，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开腔了，“咱们明儿晚上多多地跳舞，你没有答应他们大家吧，是不是？”

“唔，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在一边待着，专门等着你们两位呀？”

“你在一边待着？”两个小伙子放声大笑。

“你瞧，亲爱的，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末了跟斯图尔特跳最后一个，然后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要像上次一样，让金西嬷嬷再来给咱们算命。”

“我可不喜欢金西嬷嬷算命。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黑头发的男人，而我不喜欢黑头发男人的。”

“那么，亲爱的，你是喜欢红头发的喽，是吗？”布伦特傻笑着说。“现在，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道吃晚饭。”

“如果你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秘密？”思嘉嚷着，像个孩子似的活跃起来。

“斯图尔特，你是不是指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消息？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说的。”

“什么小姐？”

“你知道，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了。”

“对，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火车时，她的马车正好从车站经过，她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她要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儿查理·汉密

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大家都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可是他本人好像没什么热情似的。”

“他傻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他在你身边嗡嗡地转个没完呢。”

“我有什么办法。”思嘉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膀。“我觉得他像个女人似的。”

“不过,明晚要宣布亲事与他不相干,”斯图尔特得意地说,“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哩!”

思嘉脸上没什么反应,可是嘴唇发白了。就像冷不防受到当头一击,在震动的最初几秒钟她还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她注视斯图尔特时的脸色还那么平静,以致这位毫无分析头脑的人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惊讶和很有兴趣呢。

“皮蒂小姐说,他们本来准备到明年才宣布订婚,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可是现在到处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还是尽早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你看,思嘉,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道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说了。

“并且跳所有的华尔兹吗?”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会气疯的。”

“让他们去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他们。瞧着吧,思嘉。明天上午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将请求重复了一遍。

“当然。”

哥儿俩心里美滋滋地相互看着对方,可也有些惊异。尽管他们把自己看做思嘉所喜爱的追求者,可是以前他们还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这样的应允。她通常只听他们乞求、倾诉,然后敷衍他们,在他们气恼时便报以笑颜,在他们发怒时则略显冷淡。而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

起，而且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然后一道吃晚饭。就为这些，被大学开除也值得了。

他们的成功使他们心中充满了热情，他们愈加留连忘返，谈论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尔克斯与汉·媚兰，都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不已，希望人家留他们吃晚饭。这样闹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发现这时气氛有点变了。怎么变的却说不清楚，只觉得那番兴高采烈的光景已经消失。思嘉好像并不怎么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虽然她的回答也还得体。他们意识到了什么，感到沮丧和不安，但又难以理解，他们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这时太阳已经很低，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幽暗的轮廓已渐渐模糊。家燕轻快地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有的蹒跚而行，有的昂首阔步，有的左顾右盼，都纷纷从田地里回家来了。

斯图尔特吆喝了一声：“吉姆斯！”很快一个和他们差不多大的高个儿黑孩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附近跑出来，向两匹拴着的马走去。吉姆斯是贴身佣人，随时随地伴随着主人。他们是他们儿时的玩伴，到他们十岁生日那一天便归他们自己所有了。那猎犬一见他便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恭候主子们驾到。两个小伙子躬身同思嘉握手告别，告诉她明天一早他们将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候她。然后他们迅速走下人行道，骑上马，一口气跑上柏树夹道，一面回过头来，挥着帽子向思嘉高声喊叫。

他们拐过一个弯子以后，布伦特勒住马头，在一丛山茱萸下站住了。斯图尔特跟着停下来，吉姆斯也紧跑几步跟上了他们。两匹马觉得缰绳松了，便伸长脖子去啃柔嫩的春草，猎犬们重新在灰土中躺下，贪馋地仰望着在空中回旋飞舞的燕子。布伦特那张笨拙的宽脸上显出迷惑而生气的神情。

“听我说，”他说，“你不觉得她好像要请我们留下吃饭吗？”

“我本来以为她会是的，”斯图尔特答道，“我一直等着她呢，可是她竟没有说。你想这是为什么？”

“我可一点也不明白。不过我觉得她是应当留我们的。我们毕竟刚回家，她跟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何况我们还有许多的话要

说呢。”

“我觉得刚开始她好像很高兴。”

“我也这样想。”

“可后来，大约半个钟头以前吧，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好像有点头痛。”

“我也注意到了，可我没在意。你想她是哪儿不舒服了呢？”

“我不知道。难道我们说错了什么话吗？”

他们两人想了一会儿。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而且，思嘉一生气，谁都看得出来。她如果不是生气才不会那样闷声不响。”

“对，我就喜欢她这样。一定是我们说了或做了什么事，使得她默不作声，并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我肯定，我们刚来时她是很高兴并且打算要留我们吃晚饭的”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被开除了吗？”

“见鬼，决不会的！别傻了。我们告诉她这消息时，她还满不在乎地笑呢。再说，思嘉对于读书也并不比我们重视呀。”

布伦特转过身去唤那个黑人马夫：“吉姆斯！”

“唔？”

“你听见我们对思嘉小姐讲的话了吗？”

“没有呀，布伦特先生！俺怎么会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偷听，我的上帝！你们这些小黑鬼什么事都知道。你还骗我，我亲眼看见你偷偷绕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边茉莉花底下呢。好，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惹思嘉小姐生气的话吗？”

经他这一说，吉姆斯也就不再骗下去了，皱着眉头回想起来。

“没啥，俺没听见您讲啥惹她生气的话。俺看她挺高兴的，挺惦记你们，还嘁嘁喳喳像只小鸟儿乐个不停呢。可是后来你们谈起艾希礼先生和媚兰小姐结亲的事，她才不说话了，像只雀儿看见老鹰打头上飞过一般。”

哥儿俩面面相觑，同时点了点头，可是又不懂为什么。

“吉姆斯说得对，可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为什么，”斯图尔特说，“我

的上帝！艾希礼对于她并不重要，只不过是朋友罢了。她对他不怎么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我们。”

布伦特点点头表示同意。

“可能是这样，”他说，“也许艾希礼没有告诉她他明天晚上要宣布订婚，而她觉得别人都知道了，自己却不知道，因此气坏了呢？姑娘们总是挺看重这样的事的。”

“唔，也许。可这又有什么呢？本来就是要保密，叫人大吃一惊的嘛，一个男人就没有权利对自己订婚的计划保密吗？不是媚兰小姐的姑妈泄露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呀。而且思嘉一定早已知道他总是要娶媚兰的。你想，我们知道也有好几年了。谁都知道他总有一天要娶她的，就像霍妮·威尔克斯总要同媚兰小姐的兄弟查尔斯结婚一样。”

“好了，我不想再说了。不过，我对于她不留我们吃晚饭感到遗憾。老实说，我不想回家听妈妈对我们大发脾气。”

“说不定博伊德已经把她的火气平息下来了。你明白那个讨厌的小个子是多么伶牙俐齿。他每次都能把她说得高高兴兴的。”

“是呀，他办得到，不过那挺费博伊德的劲。他要拐弯抹角绕来绕去，直到妈被弄糊涂了，情愿让步。可是眼下，他恐怕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开场呢。你看，我敢跟你打赌，妈一定还在为那匹新来的马兴奋呢，说不定要到坐下来吃晚饭和看到博伊德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又回家了。只要晚饭不吃完，她就会越来越生气。因此要到十点钟左右博伊德才有机会去告诉她，咱们的校长粗暴地斥责你我二人，我们中间谁要是还留在学校也就太不光彩了。而要使得她转而对校长大发脾气，责问博伊德为什么不给他一枪，那就非到半夜不行。所以，我们要半夜过后才能回家。”

哥儿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不知怎么办。他们对于烈性的野马，对于打架，以及邻里的公愤，都一点儿不害怕，惟独那位红头发母亲的责骂和偶尔的痛打，才叫他们感到不寒而栗。

“那么，就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们到威尔克斯家去。艾希礼和姑娘们会让我们在那里吃晚饭的。”

斯图尔特显得有点不舒服的样子。

“不，算了吧。他们一定在忙着准备明天的野宴呢，而且……”

“唔，我忘记了，”布伦特连忙解释说，“不，我们别到那里去。”

他们对自己的马吆喝了两声，然后默默地骑着向前跑了一会，这时斯图尔特褐色的脸膛上有些泛红。直到去年夏天为止，斯图尔特曾经追求过英迪亚·威尔克斯。大家都觉得也许那位冷静含蓄的英迪亚会对他起一种镇定作用。无论如何，他们热切地希望这样。斯图尔特本来是可以匹配的，但布伦特不同意。布伦特也喜欢英迪亚，可是觉得她没什么意思，他自己简直无法对她产生爱情。这是哥儿俩头一次在兴趣上发生分歧，而且布伦特对于他兄弟居然会看上一个他认为毫不出色的姑娘，觉得很恼火。

后来，去年夏天在一个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两人突然发现了思嘉。他们倒是早就认识她了，并且从童年时代起，她就讨人喜欢，因为她会骑马，会爬树，几乎比男孩子还厉害。可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她已经是成年姑娘，而且还真迷人呢。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那双绿眼睛怎样秋波流盼，她笑起来两个酒窝有多么深，她的手和脚多么娇小，而那腰肢又多么纤细呀！他们对她的巧妙赞扬使她乐得放声大笑，同时，一想到她把他們当做一对出众的小伙子，他们就不禁有点飘飘然。

那是哥儿俩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每当他们谈起这件事来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从前竟没有注意到思嘉的美貌。他们至今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思嘉偏偏决定要在那一天引起他们的注意。原来思嘉天生不能容忍任何男人爱上别的女人，因此她一见到英迪亚和斯图尔特在一起说话便觉得受不了，就产生了掠夺之心。她并不满足于单单占有斯图尔特，还要把布伦特也猎取过来，并且十分巧妙地把他们两人控制住。

如今他们两人双双坠入了她的情网，而英迪亚·威尔克斯和布伦特曾经半心半意追求过的一位来自洛夫乔伊的莱蒂·芒罗，都被他们忘在脑后了。至于如果思嘉爱上他们中的某一个时，那个落选的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哥儿俩并不考虑。到时候再说吧。眼下他们爱上

了同一位姑娘，这就相当满意了，因为他们并不相互嫉妒。这种局面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他们的母亲也苦恼不堪——她是不怎么喜欢思嘉的。

“要是那个小精灵挑上了你们中间的哪一个，那就够他受的了。”她说，“可万一把你俩都挑上呢，我惟一担心的是过不了几天，你们俩就会被这个绿眼小妖精弄得迷迷糊糊，彼此嫉妒乃至自相残杀起来。不过，要真的弄到那步田地倒也不坏。”

从演讲会那天起，斯图尔特每次见到英迪亚都觉得不舒服。这不是因为英迪亚责怪了他。她这个地道的正派姑娘决不会这样做。可是斯图尔特跟她在一起时总感到内心有愧，很不自在。因为他明白是自己设法让英迪亚爱上了他，也知道她现在仍然爱他，所以他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像样。他倒也仍然十分爱她，对她那种贤淑的仪态，她的学识和她所具有的种种高尚品质，他都十分尊敬。然而，糟糕的是，只要与思嘉的光彩照人和千娇百媚一比起来，她就显得那么暗淡无味和平庸呆板了。跟英迪亚在一起时永远头脑清醒，而跟思嘉在一起就心烦意乱了，可这种烦乱还真有魅力呢。

“那么，咱们到凯德·卡尔弗特家去吃晚饭。思嘉说过凯瑟琳已经从查尔斯顿回来了。”

“唔，好极了！我喜欢凯瑟琳，她很好玩，我也想打听打听卡罗·莱特和其他查尔斯顿人的消息；可是要去跟她的北方佬继母坐在一起吃顿饭，那才真要我的命呢！”

“别那么刻薄，斯图尔特。她还是挺好的。”

“我并不是苛求她。我倒为她难过，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为她难过的人。她在你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叫你感到舒适自在，可是正好相反，她简直让我坐立不安！她还把南方人当做蛮子。她甚至跟妈妈这样说过。她害怕南方人。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像吓得要死似的。她让我想起一只蹲在椅子上的瘦母鸡，瞪着两只又亮又呆板的眼睛，仿佛一听到有什么动静就要乱叫起来。”

“这个，你也不能怪她。你曾经开枪打伤过凯德的腿嘛。”

“对，可那次是我喝醉了，否则怎么会那样呢，”斯图尔特为自己

辩护。“而且凯德自己从不怀恨。凯瑟琳和雷福德或者卡尔弗特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感。就是那个北方佬继母，她却大声嚷嚷，非说我是个蛮子不可，说文明人跟粗野的南方人在一起很不安全。”

“不过，你不能怪她。她是个北方佬，没有礼貌，而且你毕竟打伤了她的凯德呀。”

“可是，呸！那也不能侮辱我啊！你是我妈的亲儿子，但那次托尼·方丹打伤了你的腿，她发过火吗？没有，她只请老方丹大夫来给你包扎了一下，还问托尼的枪怎么会打不准哪。你还记得那句话使托尼多么难过吧？”

哥儿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妈真是有能耐！”布伦特衷心赞赏地说。“你可以永远指望她处事得当，不让你难堪。”

“对，不过今晚我们回家时，她很可能要当着父亲和姑娘们的面让我们狠狠丢脸呢，”斯图尔特快快不乐地说。“听我说，布伦特。我看这意味着咱们不能到欧洲去了。你记得妈说过，要是咱们再被学校开除，便休想参加去欧洲的旅游了。”

“这个嘛，见鬼去吧！咱们不管它，欧洲有什么好玩的？我敢打赌，那些外国人拿不出一样在咱们佐治亚还没有的东西来。我敢打赌，他们的马不如咱们的跑得快，他们的姑娘不如咱们的漂亮，而且我十分清楚，他们的哪一种裸麦威士忌都不能跟咱爷的酒相比。”

“可艾希礼·威尔克斯说过，他们那里有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和音乐。”

“唔，你知道威尔克斯家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对音乐、书籍和风景都喜爱得出奇。妈说那是因为他们的祖母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人是十分重视这类东西的。”

“让他们重视去吧。我只要有好马可骑，有好酒可喝，有好的姑娘可以追求，还有个坏姑娘好玩笑，就任凭别人去赏玩他们的欧洲好了……咱们干吗要惋惜什么大旅游呢？就算我们如今是在欧洲，可战争发生了怎么办？要回家也来不及呀。我宁愿去打仗也不想到欧洲去。”

“我也是这样，随时都可以……喏，布伦特，我想起可以到哪儿去吃晚饭了。咱们骑马越过沼泽地，到艾布尔·温德那里去，告诉他我们又都回到了家里，准备去参加操练。”

“这是个好主意！”布伦特高兴得叫起来。“而且咱们能听听军营里的消息，弄清楚他们用哪种颜色做制服。”

“要是采用法国步兵服呢，那我再去参军就活该了。穿上那种红裤子，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娘儿们。我看那跟女人穿的红法兰绒衬裤一模一样。”

“少爷们想到温德先生家去吗？”吉姆斯问。“要是您们想去，那就吃不上好晚饭了。他们的厨子死啦，随便找了个女人在做吃的，那些黑小子告诉我她做得再糟不过了。”

“我的上帝！他们干吗不买个新的厨子呀！”

“这帮下流坯穷白人，还买得起黑人？他们家历来最多也只有四个。”

吉姆斯的口气中充满了公然的蔑视。他自己的社会地位倒是可靠的，因为塔尔顿家拥有上百个黑奴，他瞧不起那些只有少数几个奴隶的小农场主。

“你说这话，看我剥你的皮！”斯图尔特厉声喊道，“你怎么能叫艾布尔·温德‘穷白人’呢。他穷是穷，可并不是什么下流坯。谁要是瞧不起他，我可决不答应。全县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要不军营里怎么会选举他当尉官呢？”

“俺可弄不懂这个道理。”吉姆斯不顾主人的斥责硬是顶嘴说，“俺看他们的军官全是从有钱人里边挑的，谁也不会挑肮脏的下流货。”

“他不是下流货呀！你要拿他跟真正的白人下流坯像斯莱特里那种人相比吗？艾布尔只不过钱少些罢了。他不是大农场主，但毕竟是个小农场主。既然那些新入伍的小伙子可以选举他当尉官，那么哪个黑小子也不能肆意说他的坏话。营里自有公论嘛。”

骑兵营是三个月前在佐治亚州脱离联邦那天成立的，从那以后入伍的新兵便一直在盼望打仗。这个组织至今还没有命名，尽管已

经有了种种方案。这也正像对于军服的颜色和式样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什么“克莱顿野猫”啦,“暴躁人”啦,“北佐治亚轻骑兵”啦,“义勇军”啦,“内地步枪兵”啦(尽管这个营将是用手枪、军刀和单刃猎刀而不是用步枪来装备的),“克莱顿灰衣人”啦,“血与怒吼者”啦,“莽汉和应声出击者”啦,所有这些名称都不乏附和的人。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家都称呼这个组织为“营”,并且,不管最终采用的名称多么响亮,他们用的都是简简单单一个“营”字。

军官由大家选举,因为全县除了少数几个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塞米诺尔战争的老兵外,谁也没有打仗经验;而且,如果大家并不喜欢和信任他,要让一个老兵当头领也只会引起全营的蔑视。大家全都喜欢塔尔顿家四个小伙子和方丹家三兄弟,不过又都不愿意选举他们,因为塔尔顿家的人经常酗酒和喜欢玩乐,而方丹兄弟性情又非常暴躁。结果艾希礼·威尔克斯被选做队长了,因为他是县里最出色的骑手,而且头脑冷静,大伙相信他还能维持某种表面的秩序。雷弗德·卡尔弗特是人人都喜爱的,被任命为上尉,而艾布尔·温德,那个沼泽地捕猎手的儿子(他本人是小农),则被选做中尉了。

艾布尔是个精明沉着的大个儿,不识字,心地善良,年龄较大,在妇女面前显得比较有礼貌。“营”里很少有骄下媚上的现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大多是以小农致富的,不会有那种势利眼。而且艾布尔是“营”里最好的射击手,一杆真正的“神枪”,他能够在七十五码外瞄准一只松鼠的眼睛,也熟悉野外生活,会在雨地里生火,会捕捉野兽,会寻找水源。“营”里很尊重有真本事的人,而且由于大伙喜欢他,所以让他当了军官。

开始时,这个“营”只从农场主的子弟中招募营丁,可以说是个上层的组织;他们自备马匹、武器、装备、制服和随身仆人。但是有钱的农场主在克莱顿这个新辟的县毕竟很少,同时为了建立一支充实的武装力量,便有必要从小农和森林地带的猎户、沼泽地的捕兽者、山地居民,有时甚至从穷白人(只要他们在本阶级的一般水平之上)的子弟中招募更多的新兵。

后一部分青年人也和他们的富裕邻居一样,渴望着战争一爆发